

世界文学名著儿童读本

漂亮朋友

原著 ● 莫泊桑【法国】



明天出版社

序言

／宋遂良

称得上是“世界文学名著”的作品，都是一个时代人类文明的花朵，智慧的果实，历史的长歌，哺育和抚慰过无数美好的心灵，鼓舞和引导过无数为新生活而斗争的前仆后继者。它超越时间，跨过国界，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让我们设想要是没有李白、苏轼、曹雪芹、蒲松龄和鲁迅，中国的文化会有多么苍白；要是没有莎士比亚、歌德和巴尔扎克，没有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欧洲的历史该有多么枯燥。

一个人的儿童少年时代，纯洁天真，从善如流，他（她）像一只大张着小嘴，嗷嗷待哺的鸟儿，敞开海绵一般的心灵，如饥似渴地寻求知识，接纳教育。这个时候要是能接触一点世界文学名著，该是一件多么幸运和重要的事。然而这些名著因其篇幅的浩大，背景的复杂，哲理的深邃，人物事件头绪纷纭，乃至某些反常的描写，使涉世太浅的小读者阅读起来感到困难：老虎啃天，不知从何处下口；瞎子摸象，难以窥知全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套《世界文学名著儿童读本》，就成全了小读

者的愿望,解决了阅读中的难题。(它以简洁优美的文字,完整清晰的结构,引人入胜的故事,精美的插图以及合理的删节、改写,保存了原著的精华。这套名著精选了以欧美19世纪和中国近古代为主的长篇小说,是一套当之无愧的文学精品。)

一部文学名著对一个孩子成长所能给予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我9岁那年,得到一部线装两函16册的《绣像三国志演义》,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把它读得“四分五裂”,日夜沉浸在古代那个杀伐征战斗智斗勇的英雄世界里,激动不已,恨不得早生一千多年去与他们为伍。我熟知书中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桩故事并且能够背诵全书120回的回目(当然,也有许多内容当时我是没有读懂的)。就凭着这部书,我抵制了当时铺天盖地而来的剑侠小说,没有沾染上懒惰、贪玩和追求物质享受的坏习气;就是这部书,帮助我提高了阅读水平,打好了古文的基础;就是这部书,开拓了我的思维空间和历史视野,从此对文学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后来的参军、考入大学中文系,都和这部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学名著是经过历史考验、时间筛选而保存下来的,历久而弥新,每一位认真的读者都会从中汲取于自己有益的东西。小读者从这套儿童读本入手,就可以提前接触到这些文学宝库中的珍品,将来在这个基础上去读原著,就可收循序渐进、事半功倍之效。青少年时代是人一生中读长篇小说的最好的年代:时间有,速度快,记性好,热情高。少年儿童朋友们,此时不读,更待何时啊!

主要人物介绍



乔治·杜洛瓦

一个乡镇酒店老板的儿子，一心想向上爬。他在利用别人的时候，厚颜无耻，不惜出卖一切，特别是他利用自己漂亮的外表去诱惑他人的妻子，以此来达到他卑鄙的目的。一旦得手，便把那些“工具”一脚踢开。



德·马雷尔夫人

杜洛瓦的情人之一。美貌风流，生性轻浮，被杜洛瓦的英俊外表和机巧手段所迷惑，而心甘情愿的成为他的玩物。



玛德莱娜

原是杜洛瓦的朋友福雷蒂埃的妻子，在丈夫死去后，嫁给了杜洛瓦。她年轻美貌，有着出众的才能和机变的权术，谈笑风生中，赢得交际圈内的广泛赞誉，但与杜洛瓦同床异梦，互相猜忌。



瓦尔特夫人

杜洛瓦上司经理之妻。杜洛瓦利用他漂亮的外表和献殷勤的手腕，讨取了她的欢心。



苏珊

瓦尔特夫人之女。她年轻、漂亮、幼稚、身材袅娜多姿，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由于涉世不深，她落入了杜洛瓦的圈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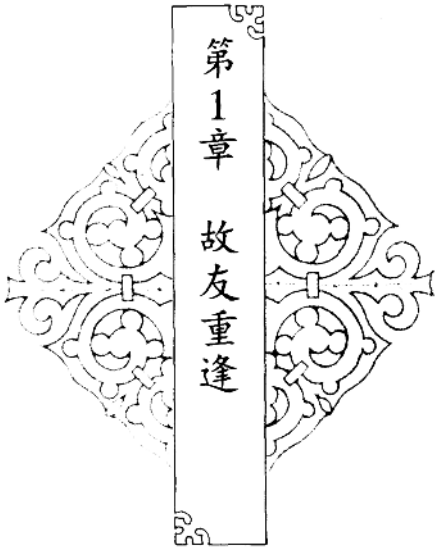
目 录

全一册

第1章	故友重逢	1
第2章	愉快的晚餐	8
第3章	杜洛瓦的第一篇 新闻稿	15
第4章	做一名外勤记者	23
第5章	德·马雷尔夫人的 新情人	30
第6章	向上爬	47
第7章	决斗	60
第8章	夏纳之行	68

全一册

第 9 章	结婚	79
第 10 章	醒悟	90
第 11 章	瓦尔特夫人	97
第 12 章	约会	106
第 13 章	摩洛哥公债	112
第 14 章	遗赠	121
第 15 章	荣誉勋章	126
第 16 章	捉奸	135
第 17 章	私奔	141
第 18 章	盛大的婚礼	147



第1章 故友重逢

乔治·杜洛瓦付给女管帐一枚一百苏的硬币，接过找还的零钱，向饭馆门外走去。

他长得一表人材，天生丰姿俊美。金栗色的头发梳向两边，蓝眼睛，两撇翘起的小胡子像泡沫似地浮在嘴唇上。由于从前当过士官的缘故，他故意挺起胸脯，以一种军人的姿态，熟练地卷了卷嘴上的小胡子，用他那漂亮小伙子的目光，像撒网一样，朝那些还没有吃完饭的顾客迅速扫视一遍。这廉价小酒馆里几乎所有的女客都在抬头

看他。

走上人行道后，他伫立了一会儿。盘算着怎样在这个月的最后三天里将仅剩的三法郎四十生丁花掉。乔治·杜洛瓦在非洲服役两年后来到巴黎，现就职于北方铁路局当职员，年收入一千五百法郎，生活拮据。今天剩下的这点钱只够他再吃上两顿简单的面包夹红肠，外加到林荫大道上喝两杯啤酒。喝酒是他晚间最大的支出，最大的乐趣。

他挺着胸脯在挤满行人的大街上横冲直撞，带着一种挑衅的神情，睨视着面前的行人、房屋，乃至整个城市，那副模样和通俗小说里的坏蛋简直没有什么两样。他在林荫大道上停了下来，另一种欲望又在向他招手：那就是碰到什么艳遇。他两手空空，但欲火如焰。他喜欢那些有浓烈香水味的舞场、咖啡馆和街道。于是他又朝玛德莱教堂走去。

这是巴黎夏天那种没有风的夜晚，难熬的口渴使他心烦意乱，他边走边想着清凉饮料灌进嘴里的美妙感觉。

走到广场拐角时，一个似曾相识的面孔与他擦肩而过。他竭力回想，终于认出，对方是自己过去的战友。“嗨，福雷斯蒂埃！”杜洛瓦不禁高声喊起来。

故友重逢总是让人激动不已，两人相互寒暄，各自简单讲了讲分开后的经历和现状。杜洛瓦发现，三年的巴黎生活将过去那个单纯、活泼的瘦长个子福雷斯蒂埃变



成了一个稳重得体、气度不凡而又大腹便便的绅士。他现在就职于《法兰西生活报》，主编政治新闻，还为别的报开专栏，混得颇不错。只是不满二十七岁的他，鬓角上已有了几丝白发。

杜洛瓦在老友面前诉着苦，说到打算去当骑术教练时，老友马上阻止他，因为那样做，就会被上流社会所看不起，所抛弃。福雷斯蒂埃用老于世故的语气说：“你知道吧，老弟，在这里，一切都看你有没有胆量。一个人，只要头脑活络点，当部长比当科长还容易呢。要让别人服从你，而不是去求别人。”

他们亲切地互相挽着臂膀边走边聊。这种亲密的关系是在学校里上学时和在军营里当兵时就形成的。福雷斯蒂埃提议杜洛瓦陪他到《法兰西生活报》去一下，然后一起去喝杯啤酒。

他们来到普瓦索尼埃尔大街一扇大玻璃门前，门的上方闪烁着用煤气灯火焰组成的《法兰西生活》六个大字。杜洛瓦跟着老友进了门，来到一间豪华而又雍容的类似会见室的房间。福雷斯蒂埃出去了，杜洛瓦略微有点胆怯，他惊奇地看着房间里三扇门内出出进进的人们，不敢随便走动。

一会儿，福雷斯蒂埃挽着一个又高又瘦的人出来了，那人三四十岁，满脸傲慢而又洋洋自得的神气。福雷斯蒂埃告诉杜洛瓦：那人是雅克·里瓦尔，著名的专栏作家

和决斗专家。他们正要出去，又遇到一个又矮又胖的人，留着长发，邋里邋遢，福雷斯蒂埃又告诉杜洛瓦，这人是诗人诺尔贝尔·德·瓦雷纳。

他们来到咖啡馆喝啤酒，福雷斯蒂埃突然提议杜洛瓦应该到新闻界试一试。杜洛瓦听了又惊又喜，当然求之不得。

“那么，明天到我家吃晚饭。我只请五个人，瓦尔特老板和他的妻子，刚才看到的雅克·里瓦尔和诗人瓦雷纳，另外还有我妻子的一个女朋友。”福雷斯蒂埃胸有成竹地安排了一切，并拿出两枚金币借给杜洛瓦，以便让他租套合适的礼服明天穿。杜洛瓦当然感激不尽。

喝完两杯啤酒，他们俩来到疯狂的牧羊女游乐场，想在这儿好好乐一乐。新闻记者轻松地从门卫那儿得了一张包厢票，满不在乎地和杜洛瓦走进了烟雾缭绕的大厅。大厅宽敞的过道里，三三两两浓妆艳抹的妓女混杂在黑沉沉的男人群中转来转去。福雷斯蒂埃分开人群，像一个理应受到尊重的人物似的，迅速向前走去。

包厢用木板隔成，像一长串小格子，沿弧线直达舞台的两边。两个朋友坐下来，看着舞台上几个小伙子在表演精彩的杂技。但杜洛瓦并不怎么注意台上的表演，只是不停地掉头张望身后的回廊，那里站满了男人和妓女。什么人都有，各行各业，各种等级，应有尽有，真算得上巴黎社会最稀奇古怪的大杂烩了。这时，两个妓女主动上

前挑逗杜洛瓦，福雷斯蒂埃不怀好意地笑笑，拍拍杜洛瓦的大腿，这个从前的士官便脸红起来。

台下的帷幕落下来。

他们俩走出包厢，想到回廊里转转。人流拥挤着、推搡着他们摇摇晃晃向前走。杜洛瓦听任自己让人流裹挟着往前走，如痴如醉地吮吸着被烟草和人的气息以及女人身上的香水气味弄得混浊不堪的空气。但福雷斯蒂埃不行了，他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由于有气管炎病作怪，他不停地咳嗽着。

于是他们拐进一处类似室内花园的地方，这里的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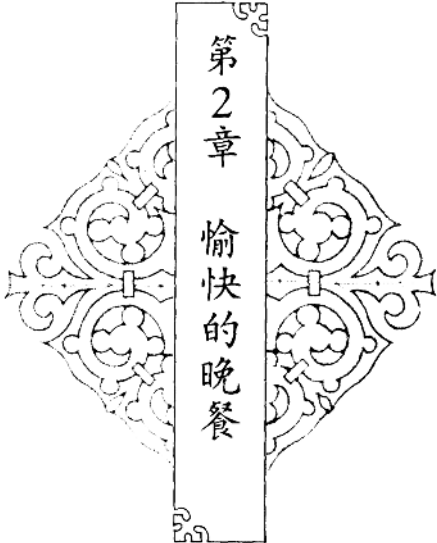


气清新凉爽些。几个男人和女人在附近的锌面小桌前喝着饮料。他们刚刚要了啤酒，那两个挑逗杜洛瓦的妓女就跟来了，并且大模大样地坐下来，叫了两杯石榴汁。两个女人一饮而尽，然后起身拍拍杜洛瓦，走了。

福雷斯蒂埃大笑着说：“喂，老兄，你在女人身上可真行。不过得当心点，这会教你栽大跟头的。”停了停，他又说：“不过一个人要爬得快，也还得靠她们啊！”

杜洛瓦只是一味笑着没有答话。福雷斯蒂埃起身先回了。他们约定第二天晚上七点半在封丹街十七号福雷斯蒂埃的家见面。





第2章 愉快的晚餐

第二天，杜洛瓦按时赴约。

他有点局促不安，心里怯生生的，很不自在。他生平第一遭穿上礼服，而且全身的装扮使他很不放心，靴子不是漆皮的，衬衫的胸衬太薄，已经裂开了，裤子由于太肥了一点，好像缠在腿肚上似的，外观绉巴巴的，只有上装还凑合，勉强合身。

他慢吞吞地走上楼梯，生怕自己被人当作笑柄。突然对面有一位穿着礼服的绅士正瞪眼看着他——原来这

人竟是他自己！一面高大的落地穿衣镜映出衣冠楚楚的自己。他顿时高兴得发抖，自己看上去已是一个上流社会的绅士，既漂亮又潇洒。于是他像演员钻研他们扮演的角色一样，研究起自己各式各样的表情和动作来。他又在镜里观看自己走路的样子，确实风度翩翩。他顿时信心百倍起来，就凭他这副相貌和向上爬的欲望，加上他自己已经下定的决心和不受束缚的思想，他肯定会成功的。

一个衣着整齐，穿着漆皮鞋的仆人给他开了门。杜洛瓦重新慌乱起来，由于害怕，两腿竟挪不动了。但最终他还是走了进去。一个年轻的金发女人独自在客厅里等他。宽大的客厅灯火通明，摆满了花木盆景，像一个温室。

女主人大方地迎接杜洛瓦，并请他在扶手椅上坐下来。他红着面孔，不知所措。身体被柔软而富有弹性的天鹅绒座垫轻轻托着，拥抱着，让他觉得好象进入了一个全新而又迷人的生活，占有了某种美妙的东西，他已经成了一个人物。他得救了。

福雷斯蒂埃夫人穿着一件淡蓝色的开司米连衣裙，柔软的腰肢和丰满的胸脯绝妙而又充分地显露出来。她脸上每一根线条都表现出一种特有的魅力并含有深意，一颦一笑不是说明，就是掩藏着什么东西。

门铃又响了。

来的是德·马雷尔夫人，小个子，褐色头发上插着一朵红玫瑰花，穿一件紧身合体的深色连衣裙。一个穿着短裙的小女孩跟在她身后。

这时门又打开了，一位又矮又胖、身材滚圆的男子挽着一位又高又大的漂亮妇人走进来。这是《法兰西生活报》的经理瓦尔特先生和他的妻子。瓦尔特先生是众议院议员、金融家，一个实力雄厚的南方犹太富商。

随后，风流倜傥的雅克·里瓦尔和邈里邈迢的诺尔贝·德·瓦雷纳一个接着一个来到了。最后福雷斯蒂埃也进来了。于是大家都走进饭厅。

杜洛瓦被安排在德·马雷尔夫人和她的女儿中间。他又觉得拘束不安起来，怕的是在使用叉匙杯盏时不合规矩。

大家谈起报上登的一个通奸案，杜洛瓦发现他们对事情既不激动也不惊讶，而是带着一种职业上的好奇心，探讨事情发生的深刻而隐秘的原因，对罪行本身则完全无动于衷。最近发生的其他一些事件也被这群新闻贩子像商人出售商品一样掂量来掂量去。

杜洛瓦不能插嘴，便不时看看身边的女人。他想恭维她，但找不到话题，只好为她女儿服务。但小女孩严肃而又庄重，丝毫不领情。

晚餐丰盛极了，客人、主人都很满意。谈话不停地进行，杜洛瓦逐渐产生一种要说话的愿望，他需要别人注意